

蚂蚁

汤子文 著



● 中国文联出版社

蚂 蚁

汤子文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蚂 蚁/汤子文著.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0. 12
(渌水文丛)

ISBN 7-5059-3736-7

I. 蚂… II. 汤… III. 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5539 号

蚂 蚁

汤子文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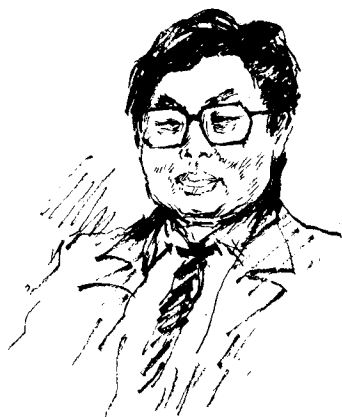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天心区井岗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 印张:7.5 字数:195 千字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59-3736-7
I. 2874 定价:2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



作者简介

汤子文,1943 年生
于湖南醴陵茶山岭东岗
村。早年从事教育、新闻
和理论工作。“文革”浩劫
后全心投入文学创作,至
今已写出 400 余万字作
品,计有长篇小说《银河
天使》、《我佛慈悲》、《夜
猫》、《红劫》、《尘缘》、《青
鸟》、《鬼域》,中短篇系列
《铁皮城堡的童话》,长诗
《天歌三部曲》等(其中部
分作品尚待出版)。本书
各篇均选自《铁皮城堡的
童话》。

目 录

蚂 蚁	1
失眠在相思湖	41
乞丐情妇	72
魔鬼灵芝	114
佛 眼	146
芙蓉剑	177
他在地层深处开掘太阳	刘 强 219
炼狱中炼出个作家来	段继凤 225

蚂 蚁

赵雅云重回海南岛寻夫的第三天,就觉得老有一条影子在盯着她。

那天,当她得知拘留所将立即释放她的时候,她特以手上的玉镯作代价,请女看守给她买了一双新皮鞋,一条仿真丝连衣裙,为的是走出高墙的时候,不使任何人看出她和社会上的自由民有什么不同。当然,头发是出来以后才做的,但那也是在离高墙不到一公里的一个发型店。店子是小一些,那女老板的技术并不差。总之当她重返旧地的时候,她自认为在外观上和过去和周围人没什么两样。许多人并不知道她是坐牢出来的,还真的以为她是回湘西老家探亲去了呢。

为什么会有人跟着我?

她对此感到十分困惑。

那天晚上她一连写了十几封信,投进邮筒后就信步走向了江边。南渡江对于她是有特殊感情的。那年只身来到海南岛没找到落脚处,就是捧着江水洗脸掬着江水解渴的。现在她要好好看看它。那时月儿正高高升起,江面闪烁着万点银光,像含情的眸子在

招呼她。她情不自禁地从柏油路面走下斜坡,走向沙滩。面对滔滔江水,她顿时百感交集。为了寻找丈夫李仁泽,她已经吃尽了苦头,这回可说是濒临绝境的一次。要不是还有一线希望,她真愿意就这么向江心走去。仁泽呵仁泽,你究竟是生是死?生让我见一面,死给我一个梦,这总不过分吧?你总不能让我这样不明不白地回去呵,我都快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了!想到这里,她禁不住又伤心起来,泪水也脱眶而出……

就在这时候,她发现岸边的树荫下有一条黑影。这黑影一动不动,好像在盯着她。此时已是下半夜一两点,街上行人极少,到江边散步的人均已离去,此人的存在实属可疑。黑影离自己是很近的,要是一名歹徒,扑过来用不了一分钟时间,连呼救都来不及。想到这她浑身一麻,提起脚就沿河滩往上疾走。走一段她偷偷往岸上瞧。发现黑影也跟来了。这证明此人确实是冲着自己来的。她心情更加紧张,对江赏月的兴致早已跑到爪哇国去了,只想快点摆脱这个幽灵。沿沙滩走了将近一里,上岸不远就是她临时租住的民房了。她加快脚步插上岸去,像兔子般地钻进小巷,回到了住地。

哎哟我的妈,谢天谢地,黑影没有追上她。

第二天晚上她早早出门,在人来人往的夜市上踟蹰,又发现有影子远远跟随。这回没有前晚那么近,也没有那么明显,只偶尔地露一下,似有似无,简直难以察觉。至于是什么样的人,根本无法确认。和前晚是否属同一人,也无法分辨。

以后凡是晚上出去,几乎都能察觉到影子的存在。白天是不是有?她暗中留意过,还是那句话:似有似无,隐隐约约,神秘莫测。

总之,疑影重重!

细细分析,她觉得不外乎三种人:第一是歹徒,想从她身上榨油水。第二是公安局的便衣。外商被盜案并未了结,放长线钓大鱼是他们的惯用伎俩。第三,就是那个多情的阿宝哥!

赵雅云本是湘西山村的一个苗家阿妹,五年前与孤苦伶仃的汉族青年李仁泽结了婚,小夫妻两个感情很好。李仁泽的父亲是省城一家国营纺织厂的会计师,“严打”时因贪污受贿问题自杀了。他们婚后不久,上面来说:经查实李父并无问题,应予落实政策,李仁泽可以去厂里顶职。李仁泽见雅云身单体薄,怕在家干体力活累坏了她,便叫她去顶。雅云虽然想去,但她也怕丈夫在家累坏,还是极力推给丈夫去。仁泽说,“按政策规定孩子的户口是跟母亲走的,要是我去顶职你在家,那将来我们的孩子便只能是农村户口。我这个农村户口就是随娘而定的。若是你去顶职,孩子就是城里人了。所以为了我们的下一代,该你去。至于怕我累,我会油漆活儿,我可以到城里去做临时工呵。”一席话把雅云说动了。她流着感激的泪水到纺织厂当了挡车工。

几年过去,人事关系熟了。有一天晚上窗户外飞进一张字条,说仁泽的父亲不是自杀的,而是被厂里的一个什么头头害死的。详细情况没有说,头头是哪一个也没有说。雅云极想找到这个送信的人,好去进一步了解实情,为死者平冤。经过一段时间观察,她发现经常在她面前死皮赖脸的已退休财务科长苟石可能就是写信的人。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她有意灌醉了这个酒色之徒,并把他扶进自己宿舍里,想引诱他说出真情。老家伙在她身上摸摸捏捏正要开口,不想刚从乡下赶来的李仁泽正好闯了进来。小伙子一见这情景,不分青红皂白,气上心头,鼓起牛一样的眼睛指着雅云说:“好呀,我早就怀疑你在这里当婊子,今天总算被我看见了,咱俩就这么一刀两断吧!”说着把屋子里的镜子、花瓶、碗碟全打个稀巴烂,气冲冲走了!

雅云急于找丈夫解释。当晚找遍全城,没见人影;第二天又赶回湘西老家,邻居说他根本就没回。她哪想到,仁泽当晚就疯子般爬上火车南下广东了。

雅云这下真是有苦说不出。真情没探到,厂里的名声搞臭了,丈夫又误解了她弄得下落不明。不久,有人传说李仁泽在广州街

上捡破烂,还拖着一条断腿;有人甚至说他已经死了。雅云在厂里再也呆不住,心想是死是活都要找到丈夫,一要把误会解释清楚,二要他把父亲的问题搞个水落石出。对于丈夫的出走,她不怪他,任何男人碰到这种事都会气愤,何况他们一个在城一个在乡呢!

她真的向厂里辞了工作,先下广州,后到深圳、珠海,最后来到海南。她的谋生手段就是打工、做小生意。到海南后还开了一片饭店,名叫“芙蓉麻辣豆腐店”。好几个湖南人都说李仁泽可能是在海南岛她才到海南岛定居下来的,可是来了一年多,仍未见仁泽的影子。

这里有一人必须交待。就是早在丈夫出走她在厂里抬不起头来的时候,班里的机修工阿宝对她十分关切,每天给她打饭打水并陪着她,安慰她。阿宝是个年近三十还没娶妻的单身汉,关切之意不言自明。她辞工南下以后,他竟也不声不响地辞工南下;她在广州他也在广州;她到深圳他也到深圳。她是感激他这份好意和执着深情的,但她是要找丈夫,找那个对她心存误解尚未释疑的丈夫呵。此事要是被仁泽知道了岂不要雪上加霜?所以到海南前她特设酒席劝了阿宝一次。先是劝,后是骂,最后指天指地警告他,要是在海南再见到他,她会拿刀子“爱”他。

到海南岛好一段时期未见他。她以为他回去了。说实话,她有点后悔,怎能这样对待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呢?我这是没有办法呀阿宝。谁知后悔没悔完,一天,她在城郊接合部的一个岔道口见到了他。他在摆水果摊子。暗中一打听,他是在她到海南岛的第三天来的,只是有意避着她而已。唉,算了吧,真能“刀子爱”吗?谁叫古人断破了:世上唯有情难舍!

所以现在屁股后头那幽灵般的影子,她怀疑的对象之一就是阿宝哥。

歹徒也好,便衣也好,阿宝也好,反正自己心无冷病,你爱跟就跟去吧!她决定先还是找份工作,一则有人作伴,有个照应;二则那盯梢者也放得心了,免得他辛苦。

二

赵雅云在豆腐店干起活来。

从前她是这店里的女老板，现在她是这店里的打工妹。因为坐牢时，她把这店典押给另一个湖南商友“天牌”了。

天牌不姓天，因一脸麻子，故都叫他“天牌”。天牌人挺仗义，生意也做得好。那时她蒙难，要押店子，他一口气就出高价收押了。现在她出来，天牌二话没说就要把店子还给她。

她说：“那怎么行？我押店子的钱请律师、交罚款用去了一半，其余的都在牢里花光了。”

天牌说：“没钱有啥关系，你先拿回去，等赚了钱把钱还给我不就就行了？”

“不，我情愿打工。”

天牌拗不过，说：“好吧，每月工资 1500 元。”

“这么多？我开店的利润也不过这个数呀！”

“嫌多了，你别干。”

“好，好，我干。不过，”雅云说，“我每月给天老板送一份摸罗拐礼吧！”

雅云当打工妹确实很卖力气，天牌打心眼儿里佩服她拿得起放得下。

有一天，天牌正儿八经地把雅云请到帐房里：“雅云，明天这店子就是你的了。”

“怎么又提起这个事了？讨厌！”

她转身想走出帐房，天牌叫住了她。

“你的典押金已全部退还了，我当然要把店子还给你呀。”

“退还了？我几时退还了？”

“是人家替你还的。还给了我一笔补偿费。”

“瞎扯，我在海南举目无亲，谁会这么帮我？我不信，一定又是你在玩花招了。”

“是真的。”天牌忽然哭丧着脸说，“你若不要，我可能就会没命了！”

“怎么了，老天爷？”

“昨天晚上出了一件怪事……”

天牌讲起了事情的经过：

昨晚天牌去参加一位朋友的生日晚宴，回来时已是十一点多了。因为多喝了几杯，加上天要下雨了，他在路边等的士。一会儿，来了一辆红色小车，他招手钻了进去。走不多远，车停了一下，从左右两边各上来一个人，把他夹在中间。他这时虽有些酒性发作，但仍能觉察出形势不妙。

“司机，我下车！”他叫道。

司机没有答理他，更没有停车，他两只肩膀像被铁钳子钳住了一样。他一看两人的脸，原来全是蒙面人。他知道糟了，大叫“你们要干什么！你们……”叫声没完，先在肋骨间吃了两拳头，打得他顿时中气下跌，力气全无。

其中一个抽出把小钢刀贴在他喉管上，他只觉得一股寒流传遍全身。那人低声喝道：“想死还是想活？”

“想……活……请……请……饶命……”

“你为什么乘人之危，夺人家的产业？”

“我……没有呵……”

“没有？那芙蓉麻辣豆腐店不是一个姓赵的女人的吗？”

天牌这才稍稍放心，答道：“是的是的，是她坐牢前典押给我的。她求我帮她，我们是湖南同乡，我答应了。”

“放屁！分明是你夺的，你现在还胆敢叫她在你那店里当打工妹，出她的丑，榨她的血汗，你这畜牲！”

“不敢不敢，不信请明天去问她。我要把店子还给她，她说没钱，不肯接，情愿打工。如有半句虚言你们割我的脑袋！”

“多少典押金？”

“三万块。”

“有字据吗？”

“有，没带来。”

“给你钱，你还不还她店子？”

“还，当然还，不给钱也还。”

“说话算数？”

“不算数你们用这刀子捅了我。”

刀子放下了，钳在肩上的手也略有放松。“听着！明天早上五点钟你带上字据等在马路边，典押金一个不少，还给你一笔补偿费，立即把店子还给她，否则要你的狗命！”

“我一定听各位大爷的。”

“滚！”他被蒙面人推下了车。

按约定时间，他带上字据等在路旁。一个戴茶色玻璃面罩的摩托车手驱车疾驶过来，接了字据，递给他一个大牛皮纸包。

回来打开，钱一文不少。另有五千元补偿金，此外还有一把五寸长的弹簧刀！

“雅云，”天牌讲完事情经过后说，“我能不把店子还给你吗？我还想多活几年呵！”

雅云接过他手里的弹簧刀说：“确是怪事，谁会干这种事呢？不可能有这样来帮我的人哪。”

“说实话，开始，我还以为是你暗中雇的杀手来逼我退店呢；后来一看以重金相赎，我就知是暗中助你的朋友了。”

“可我没有这样的朋友呀！”

“那一定是你曾经有恩于他的人。”

“唉，这些年来，我能有恩于谁？只有人家施恩于我。”

“你人好心好，可能做了好事忘记了。”

“天老兄，这不明不白的恩惠我不能要。店子还是你的。我还是打工妹！”

“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雅云！”

“对外你我都说，店子是我的就得了。”

天牌把算盘一推，忽的站起来大声道：“我的姑奶奶，这些人都是二十岁的小伙子，精得很哩，你以为能骗得过他们？我反正钱收了，店子不管了，你要不要听便吧！”

说完钥匙串儿一摔，他走了。

赵雅云不接也得接，只好重新做起芙蓉豆腐店的老板来。

这件怪事的出现使她思索了很久。三万五千元，不是个小数目呵，是谁这样大方施舍？目的是什么？

她还是怀疑这是天牌的好意，所谓蒙面人的劫持威逼，一定是他信口编的。但天牌也是做小生意的，在城南开个烟酒店，全部家当不过七八万，一下甩出三万五不要了，怕也没这个能耐。再说，他们并无特殊关系，也犯不着这样做呀。

但不是他又是谁呢？

莫非是阿宝？

阿宝是最可能从暗中扶助她的人。但他的生意比自己的还小，不久前才由摆摊改租了一个小小门面。要不是突然发了什么横财，他也是拿不起这三万五的。

她决定去看看阿宝，问个究竟。

阿宝的店门关着，那卷闸门上沾着几块污泥的痕迹，有几处好像还被重器砸过。她感到有些奇怪，便绕道到了店子的后门，因为后面还有一间仓库兼卧室。

阿宝正在清理那些做包装用的藤篓和纸箱。蓬头垢面，一副邋遢不堪的样子。他见雅云到来，又是惊喜，又是尴尬。

“雅云，你是什么时候出来的？”

雅云心里一个“格登”：他连我出狱了都不知道，那赎金决不是他给的！“出来好些日子了，来看看你。你怎么大白天关门呀？”

阿宝的嘴动了动，想说什么又没说出口，最后咧嘴一个苦笑。
“雅云，这里乱七八糟，站都没处站，我们还是到旁边的冷饮店去说

话吧，你出来了可是大喜事呵！”说着马上把头伸到龙头下冲了冲。用毛巾胡乱擦了擦，还用木梳刮了几把，接着又到屋里换了件罩衫，就和雅云上上了冷饮店。

就在他忙着干这一切的时候，雅云的目光早已看到，黑乎乎的店堂里，玻璃柜台被砸烂，货架断了两条腿，屋角里盛着半筐子混杂在一起的烂水果。不用问，他的店子被人捣乱过。

阿宝点了很多冷饮和拼盘，小桌子都给挤满了。看得出，雅云的归来他确实很高兴。

“雅云，你一去几个月，到处找你都找不到。后来才知你被抓了，但又不知你关在哪里，连打听都打听不到。”阿宝急于想知道一切地说，“你到底是因什么事遭此大难哪？”

雅云平淡地抿嘴一笑说：“小事一桩。喂，还是说说你店子的事吧。”

“我的店子……很好呀。”

“哼，你以为我没长眼睛？老朋友，是谁在和你过不去？”

阿宝用拳头一击桌子：“一伙流氓！他们买水果不给钱，好几次了。我实在忍不下这口气，向他们要钱，他们就砸店。专拣我们这无权无势的小商贩欺。哼，老子不干了，改行去，这水果生意不是人做的！”

“无法无天，去告他们！”

“这些流氓都是地头蛇，有几个还是干部子弟，我一个外来的个体户，搞得过他们？再说，打官司是要花许多钱的。我这向生意不好，做亏了，加上这次被砸烂了许多东西，哪有钱去跟他们斗法？唉，算了，就吃了这个哑巴亏吧。”

雅云沉吟了一下说：“我倒想起了一个人，去求他，他一定会帮忙的。”

“也是个流氓？请流氓来搞报复会出人命的，这可使不得哟。”

“我才不会去请流氓呢。这是个很有地位的人物，和市里省里甚至北京的头头们同桌吃饭，碰杯饮酒，镇这几个流氓绰绰有余

吧！”

“你何时认识了这么高的官儿？”

“偶然的，一面之交，三分钟。”

“只怕他早把你给忘了。”

“试试看吧，我想不会的。”

三

雅云要找的这个人名叫茅成，是云湘大酒店的总经理。

那是她刚到海南不久的时候，一天房东钟大娘又犯了胆囊炎，痛得晕倒了。她只有一个独女枝枝在云湘大酒店当服务员，出差去了外地。雅云把她送进了医院。住院后，医生要过去拍的胆影照片。大娘说在她女儿那里，而女儿出了差。她女儿是和安小姐住一个房间，不知照片是不是拿得出来。雅云只好打电话问安小姐，还好，照片在抽屉里，没锁，可以拿到。雅云又到云湘大酒店去取照片。

安小姐正在轩云阁小餐厅柜台上值班。雅云找到她后，安小姐说，请为我代一会儿班吧，我到宿舍去拿照片给你。

安小姐走后，雅云守在柜台，只见餐厅的大旋转圆桌上，省市委头头们正在用餐。从他们带有醉意的吆喝和谈笑中，她听出是酒店经理在宴请有关领导，并辨出其中穿红色西装的那位中年人就是主人。这时，柜台上的电话铃响了，她拿起一听，正是找“茅总经理”。于是，她从容大方地走过去，很有礼貌地说：“茅总，请您接电话。”茅总出来了，边走边诧异地打量她，问：“你是什么时候聘任来的？为什么上班时不着统一店装？”

她知他把她误认成新招进来的店员了，便笑了笑说：“我不是贵店职工，只暂时为安小姐代一下……”

茅总经理接电话时，那一口熟悉的乡音叫雅云感到又亲切又

钦佩：这位风度翩翩的总经理原来也是我们湖南人呵！

总经理显然对这位临时代班的女性十分感兴趣，放下话筒后笑哈哈指着赵雅云说：“听口音你是湖南的辣椒妹哟！”

雅云接过他的腔调说：“听口音你也是湖南的辣椒哥呢！”

两人同时大笑。

茅问：“贵姓，在哪里工作？”

“赵雅云。芙蓉豆腐店小小的女老板。”

“好，湘西风味，我哪天尝尝去！”他从胸袋里夹出一张烫金名片，“本店公仆，以后有什么事尽管来找我。我们既是商界同仁，又是辣味同乡。他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哟！”

贵宾在座，他们当然不能久聊，会见就这样结束了。茅成给她的印象是热情、诚恳、大方，一腔豪气，一副乐于助人的热心肠。她虽然在自己最艰难的时刻也未请他帮过半点忙，但她相信，这次阿宝有难请她帮忙他是一定会伸手的。

说实话，这次去看阿宝，她是觉得阿宝很可怜的。他是为我而南下的呀，所以我一定要帮他。她去找茅成不仅是要追查那伙砸店的流氓，还要帮阿宝借一笔钱，重新把生意做起来。这两点，他相信茅成都是会答应的。当然，策略上她要灵活点，稍稍拐点儿弯。

那天，她稍作打扮，便出发了。但当站到那幢鹅黄色豪华大建筑面前时，她却怯了步，心里一阵发虚，两腿也微抖起来。

使她平白无故遭受牵连的外商失窃案，就是发生在这里！

也是这么一个和风习习的下午。她接到安小姐打来的电话，说他们要一些湖南特产臭豆腐。所以在去银行的路上，她特意进来问问，要多少，要哪种风味，何时送货。进酒店找时，安小姐却不在。问别的人，说可能在客房部。于是她又到客房部一个一个房间地找，也不见。她想找茅总经理问问也一样，干脆去看看他吧。到经理室一问方知总经理到北京开会尚未回来。她只得到餐厅部去问，餐厅部竟说不要臭豆腐。不要就不要吧，这本是件平常事。

她走出酒店,却在门口碰到安小姐。问安小姐时,安小姐竟摇头说她没打过电话,也不知道臭豆腐的事。她感到奇怪,但也没把这当回事,就回家了。

谁知就在那天下午,酒店发生了外商数万美元在客房被窃、失主头部被击伤的重大案件。她赵雅云,当然就被列入嫌疑的对象了。她被公安人员带走。开始还以为问一问就放回家呢,不料一关就是大半年。据说要不是律师从中大力周旋,她恐怕还得关下去呢。

这几个月坐牢的滋味,一想起就好可怕。

现在去找茅总经理,他还会用过去那和悦的眼光来看我吗?要是仍把我看成嫌疑犯,改变了态度呢?

她想,自己光明磊落,清清白白,吃了点冤枉官司,怕什么?!万一他另眼看我,就出来嘛!

她挺了挺胸,还是大胆地走了进去。

到经理室门口,她又怯了一下。但最后还是屈起指节敲响了门。

茅总一眼就认出了她,而且一如往昔地豪放、热情,称老乡,并亲手沏茶。雅云的担心顿时烟消云散了。

谈到这几个月的牢狱之灾时,总经理说:“你怎么会干这种事呢?我一回来就对公安局讲他们怀疑错了人,应赶快放你出来。可他们说那天下午到过客房部的外人就你一个,所以你的嫌疑最重。能把嫌疑当事实吗?简直乱弹琴!现在的公安哪,素质很差!”

几句话,如温暖的春风,把雅云的心说得热热的,眼睛都湿了。但她不愿在任何人面前诉说这段委屈,于是有意扭转了话题。

“茅总,我今天是来请你帮忙的。”

“谈不上帮忙,请律师帮你洗刷这段冤屈是我们应做的事。”

“不是案子上的事情。”

“呵,是什么?”